



史記志疑卷二十五

仁和梁玉繩撰

孔子世家第十七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案孔子六代祖孔父嘉別爲公族故其後以孔爲氏則敘孔子先世當始孔父嘉不得始防叔其所以始防叔者豈緣防叔始奔魯之故歟而孔氏之奔魯實非防叔始潛夫論志氏姓云防叔爲華氏所偏出奔魯爲防大夫此本于世本見商頌及左穀桓元二疏禮儒行孝經疏家語本姓唐書世系表七十五下皆仍其說夫孔父爲華督所殺則孔氏應卽避難出奔奚待三世而後適魯何孟春謂防叔避亂當在湣公末



年南宮萬弒潛公殺華督國亂之日亦非也汪氏增訂四書  
大全曰方督之見殺是天假手于萬以雪孔氏戴天之恥  
何爲反避之他國乎惟杜注昭七年傳云孔父嘉爲宋督所  
殺其子奔魯最爲明確路史後紀十從之是始奔魯者乃孔  
子五代祖木金父防叔之祖也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案古婚禮頗重一禮未備卽謂之奔謂之野合故自行媒納  
采納徵問名卜吉請期而後告廟顏氏從父命爲婚豈有六  
禮不備者檀弓疏及索隱正義以婚姻過期爲野合亦無所  
據蓋因紇偕顏禱于尼山而爲之說耳野合二字殊不雅馴  
至若博物志所引異說則更妄誕極矣

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附案左氏春秋不書孔子之生公穀俱書于襄公二十一年

然公羊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于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

孔子生于十月之後微有不同而史獨稱二十二年生史通申左

篇譏劉向七錄曰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以後為先曾無所疑從公穀者索隱外紀

黃氏曰抄及宋濂孔子生卒歲月辨之類也隸釋邊韶老子銘以孔子生于

周靈王二十年亦從公穀若索隱言史誤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大謬矣從來三正推法祇以後月屬前月並無以前月

屬後月周正十一月第能為夏正九月未聞倒而為夏正之正月者從史記者杜注左傳襄三

拾遺記續博物志古史大紀路史朱子論語序說通鑑前編

餘姚黃氏宗義南雷文約之類也二十一年是己酉何休云乙卯誤

二十二年是庚戌當從史記為的其徵有三襄二十一年日

食必非生聖人之歲一也公穀皆口授公羊著于漢景之時  
穀梁顯于漢宣之代歷世既久寧得無譌二也杜注哀十六  
年傳云仲尼至今七十三五代史馮道傳道卒年七十三時  
人皆謂與孔子同壽則非七十四可知三也困學紀聞兩存

其說以為不可攷閩注亦從史索隱深悼孔子生年莫定致壽數

不明殊不然矣三國志譙周傳孔子七十二而歿家語終記時年七十二豈以孔子為襄公二十三年生

乎謬甚若生月必當從穀梁在十月以杜長麻推之是年十一

月無庚子況三傳經文于十月既書庚辰朔則庚子應在十

月儻作十一月則一月祇二十日大不可通且陸氏公羊釋

文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一本作十一月又本無此句

是知公羊傳寫譌異非灼然可據者至生日必庚子無疑不

但公穀書之南齊書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  
固確證也綜而論之年宜依史記月宜用穀梁日則庚子路  
史餘論定爲八月廿七日孔子生又引五行書謂生庚戌年  
二月二十三日甲申時斯不足辨爾

生而首上圩頂

附案索隱謂圩音烏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二字見白

虎通聖人篇

姓名篇云孔子首類尼丘山蓋  
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

而論衡骨相篇

作反羽宏明集牟子理惑論作反獮

丘生而叔梁紇死

索隱曰家語云生三歲而梁紇死

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

案古者墓而不墳故疑其處檀弓疏云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去處也則安得言母諱之乎索隱亦以史言母諱爲非而撰出徵在少寡不從送葬之說殊屬臆解鄭注檀弓以爲徵在野合而生孔子恥焉不告尤謬

莊子盜跖篇曰

孔子不見母釋文云未詳蓋妄也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于防焉

案孔叢子陳士義篇以殯衢爲虛造謗言博物志謂蔣濟何晏夏侯太初王肅皆云無此事注記者謬元陳澔雲莊禮記集說曰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殯于衢路必無室廬而死

于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邵氏泰衢檀弓疑問曰五父之衢非殯棺之地倘無耶母之誨將終殯之衢已乎若不詳而有徵又何敢冒昧合葬夫豈耶母一語遂成實信哉惟明胡震亨以檀弓史記爲然其讀書雜錄辨之云古者墓而不墳防實山墓葬山者因山營兆易湮不能定知其窆亦事理所有迨母死葬不可久稽不得已于五父之衢擇地以殯若謂他日得父葬所可啟之而同葬終不得葬所則此雖殯亦可不必再爲之葬有人子無限苦衷焉康成改慎音爲引失聖人合葬謹慎之心孔穎達復沿誤爲疏以爲欲使他人怪而致問則似聖人因父墓不得借母殯爲招者世豈有如是訪墓之策亦豈人子所以待親者



哉五父之衢當亦傍衢之地非真衢路也毛氏經問三亦以史爲可據辨顏氏送葬以後全然不至墓所故不能告墓處又辨孟皮當孔子生時未必存或以病足廢不墓祭孔子必望墓而家祭斷無以幼穉野祭其母帥之而行者故不能知

墓處胡毛兩家之辨余不敢信姑因其言申之輓父檀弓作曼父音近而譌字當作輓蓋輓柩之家是知墓矣鄭注謂聊母與徵在爲鄰相善殊不足憑且聖母不告之子而告之鄰母必無此理萬一聊母先聖母而死夫子將終不知父墓乎有以知其說之難通耳

新安江氏永鄉黨圖攷依高郵孫  
邃人說以殯衢是孔子之父也

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案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今謂孔子

實要絰與饗爲陽虎所紕亦近誣矣

又以要絰爲要絰非

楊慎曰孔子

不就季氏亦無要絰與往之理邵氏疑問曰喪而要絰喪未

除也而與享者有乎至聞虎一叱由是而退則禮樂之宗曾

不若一竊寶玉大弓之盜已闕亡之拜將仕之言遷應不知

也而方氏補正則云季氏饗士卒欲用之古者既葬金革之

事弗避孔子所居在季氏分地要絰而往庶人召之役則往

役之義也故陽虎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正義謂饗文學之

士誤矣方說似勝但昭公二十七年陽虎始見于傳而是時

孔子年十七當昭公七年豈虎已用事于季氏乎可疑者此

耳

古史反據陽虎謂孔子要絰當在此後誤也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

案魯昭七年孔子年十七至昭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孔子時年三十四左傳載僖子將死之言于昭七年終言之也而此卽敘于孔子年十七時是史公疏處索隱古史竝糾其誤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

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太史公疏耳

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附案平子乃武子之孫悼子之子也或疑此爲誤殊不然左昭十二傳季悼子卒疏云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卽平子立又昭二十五年傳政在

季氏三世注云文子武子平子皆足證史之不謬因思論語政逮大夫四世明是文武平桓而四書集注謂武悼平桓未免失攷孔安國注此章謂文武悼平亦不合

### 嘗爲季氏史

附案索隱云一本作委吏是也與孟子合朱子序說亦從之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案史載孔子適周見老聃于十七歲後三十歲前故隸釋邊韶老子碑及水經渭水上注皆說孔子年十七問禮老聃俱承史也索隱據莊子天運篇糾其誤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  
一南見老聃南之浦云甚矣道之難行此非十七人語乃旣仕之後言耳尙書疏證八及四書釋地續依皇王大紀定孔子

適周在魯昭公二十四年據曾子問從老聃助葬日食一條  
爲斷謂昭七年孔子十七敬叔尙未從遊定九年孔子五十  
一又不日食也馮氏解春集駁之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  
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僖子卒五月日食則此時  
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與孔子適周毛氏  
經問十二駁閻說同余謂史固誤論史者亦誤史記攷要謂  
適周之沛非一時事孔子于老聃不但周沛一再見而已此  
語甚合觀莊子天道篇稱孔子藏書周室因子路言往見老  
聃可見蓋適周問禮不知何時敬叔生于昭十一年當昭七  
年孔子十七時不但敬叔未從遊且未生也若昭廿四年孔  
子三十四時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門從師且生才十

四歲恐亦未見于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卽孫于齊安所

得魯君請之此皆當缺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則莊子五十一

之說庶幾近之

金履祥謂孟僖使二子師孔子非必在死後孔子適周在二十歲餘亦妄也

是時也晉平公淫 楚靈王兵強

案所說以爲魯昭二十年孔子年三十之時而晉乃頃公去

平公已二世楚乃平王靈王已死七年皆誤也史詮謂此是

魯世家之錯簡甚妄

魯小弱附于楚則晉怒附于晉則楚來伐不備于齊齊師侵魯

案左傳自襄廿七年會宋弭兵以後晉楚之從交相見無怒

伐魯之事齊亦未嘗侵魯此所言皆非實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

史記志疑卷二十五  
案左傳昭二十年無齊侯來魯事說見表

起纍繼之中

案此謂百里奚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

賢君篇

孟子以爲不然

之言也

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

案昭廿五年傳昭伯怨平子故勸昭公伐季氏昭伯何曾得

罪昭公此誤說

齊處昭公乾侯

余有丁曰乾侯晉地晉人以居公者齊處公于鄆非乾侯也

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景吏部曰欲通齊景不恥家臣孔子而如是乎且據史所說

孔子三十歲時景公與晏嬰適魯既有秦繆之對而景公悅矣至此又何必自辱爲家臣以求通也故困學紀聞十一引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索隱曰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爲言恐失事實佩韋齋輯聞曰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魯請觀樂舞韶箎則魯未嘗無韶也使孔子欲學之歸而求之魯可也何爲至齊始聞而學之哉

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

案嬰賢者也與孔子友善沮封尼谿必無之事孔鮒詰墨已



史記志疑卷二十一  
言之先儒亦歷辨其誣索隱謂此說出晏子及墨子蓋本墨氏非儒謗聖之言後人屢入晏子春秋耳呂覽高義說苑立節載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遂行據此益徵晏嬰阻封之非實後來夾谷之會史言晏子與有謀焉亦妄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

案余有丁謂吳伐越事在哀公元年今載于定公五年此時吳未墮會稽安得獲骨之事明鄧以讚史記評曰此當在吳敗越會稽下誤置此

仲尼曰禹致羣神于會稽山

案此事見國語然禹未嘗會諸侯于會稽此外傳之妄假託